

2020年對河南省文聯主席、省作協主席邵麗來說，是難得的「井噴式創作」年。這一年，她講述黃河兩岸人民在改革開放背景下的生活變遷的長篇小說《黃河故事》由河南文藝出版社推出，描寫一個家族五代人故事的長篇小說《金枝》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不愁素材，不缺生活。」邵麗說她感覺自己是一個越老越能寫的人，因為人越老越成熟。「所以我拚的不是年輕，拚的不是青春，我現在完全是在拚我的積澱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通訊員王佳軒

早前，「2021 新年河南文學之夜」活動在鄭州松社書店舉行，邵麗在活動中分享了她2020年的創作故事。

疫情是全世界的大災難，但是對於邵麗個人來說，那段時間也是一個喘氣的機會。疫情在家期間，邵麗進行了很多創作。「整個疫情期間，治好了我所有的毛病，」邵麗說，「焦慮、失眠都沒有了，我想什麼時候寫就什麼時候寫，什麼時候吃就吃。」「這些年一直都沒有大塊的時間坐在這裏，我每天都很焦慮。」邵麗在行政辦公室裏沒辦法專心進行小說的創作，「寫小說又不是鬧着玩兒的」，所以她一直以來都只在星期天或節假日寫一些中短篇、散文等，「不管是抗擊疫情還是脫貧攻堅，作為河南作家我沒有缺位。」邵麗說。

談到寫作和生活的距離的時候，邵麗毫不猶豫地說出四個字：不可或缺。寫作已經成為了她生命裏的一部分，「除了寫作，我還能幹什麼？」邵麗常常這樣問自己。在生活中，只要給邵麗時間，她就可以坐在那裏寫小說。有一段時間，邵麗工作壓力很大，會焦慮、甚至失眠的時候，或者是情緒低落的時候，只要坐到書桌前，寫一寫看一看，「我立馬就過來了。」邵麗開玩笑道。

小切口反映大時代

《黃河故事》是邵麗在疫情期間準備寫的一個中長篇體量的小說，靈感來自於她掛職系列作品裏的一個個性特點鮮明的廚師形象。「但是寫到後面，想法越來越多。」這時候距離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來「講好黃河故事」剛好一周年的時間，於是邵麗便想，索性給這個作品起一個大的題目，就叫《黃河故事》。「現在看來，黃河故事這個名字就已經贏了一把。」邵麗說。

故事的時代背景是上世紀的改革開放，講一群河南人從當時生活非常窘困的狀態一直到後來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整部作品並沒有把改革開放放在最前端，甚至通篇都沒有刻意提到改革開放，而是寫了黃河岸邊這群窮困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主編施戰軍對這部作品有着極高的評價，他對邵麗說：「你戳中了我的痛點。」

在《黃河故事》的前言中，邵麗寫道：「英雄創造歷史的時代已經漸漸遠去，『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而黃河兩岸人民的生活還在繼續，與那些英雄聖賢比起來，他

們的生活雖然說不上波瀾壯闊，但也依然活色生香。這，也算是我計劃寫黃河故事系列的緣起吧。」

邵麗認為，作家需要去發現那些微小的事物。比起大而無當的東西，她更喜歡從小切口去觀察一些底層的人。「寫一個英雄，大家都能做到，但是你很難把他寫活。而你要是寫一個家庭的一個小人物，他所折射的背後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卑微的另一層含義，也體現在了邵麗早期的作品中。她之前的掛職系列作品寫的全是最底層的那些小人物。「他們的一生可能比我們還要艱難，但是他還有他的理想，有時候活得甚至比我們還更加認真，更加拚命。」

邵麗說：「看見最卑微的人的夢想之光，我覺得是一個作家的職責所在。往大裏說，其實是一種使命。畢竟，如果沒有足夠的慈悲和耐心，那夢想之光是很難發現的。我斗膽說，那種光芒唯其卑微，才能更純粹更純潔。」

「被逼出來的作品」

「我手很快。」邵麗這麼評價自己。《金枝》和《黃河故事》是邵麗在疫情期間在家完成的兩部作品，寫的都是關於家庭的故事。「我這幾年一直在探討這麼一個問題：父親在家庭中是個什麼樣？」邵麗在談到她2020年的兩部小說作品《金枝》和《黃河故事》時說道。

在談到2020年的第二部作品《金枝》的時候，「《金枝》算是我的大半個自傳。」邵麗說道，這部作品和她的親身經歷有關。通過描寫一百年的中國歷史，通過一個家庭裏五代人的片段式敘事，反映了一個宏大的中國敘事。在被問到想通過《金枝》告訴讀者什麼的時候，邵麗回答說：「一萬個讀者眼裏有一萬個哈姆雷特。我創作的時候並沒有想告訴讀者什麼，但是它能引起好多人的共鳴，尤其是我那一代的人。」

「這兩本書出來以後，出版社直接『預約』下一部你替我寫點什麼」，邵麗說。「這是大家對我的的一種信任，我自己也感覺到，我確實好多作品都是逼出來的。」邵麗的可塑性非常強。大家都感覺到，只要你交給她一個題目，她會完成得非常棒。有文學評論家是這樣評價邵麗的：「邵麗這些年產量不多，但是部部都是精

只要給我時間我就能寫

品。」「我的作品特點就是密度大，缺點也是密度太大。」邵麗說。

一年之內兩部作品，這個節奏對邵麗來說是少有的。

上一次有這般井噴式的創作，還是她寫第一部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量》的時候，三十多萬字的小說，邵麗僅用了二十七天便完成了創作，成果背後是她多年以來的積累。

「我不愁素材。」在談到寫作和自身經歷的關係的時候，邵麗說道：「每一個作家和自身的經歷都有着密



● 邵麗

不可分的關係，這個關係還不是一半，是百分之八九十的關係。」作協這個平台對於現在擔任河南省作協主席的邵麗來說，一方面「行政事務耽誤我少寫了多少字」，另一方面也給了邵麗寬闊的視野。「這個平台給了我方方面面的很多生活，所以我不缺生活。」

最好的作品永遠是下一部

有句話說「成名要趁早。」但這句話對邵麗來說並不是那麼適用。「活到什麼時候，我都能寫，這是我和其他作家不一樣的地方。」邵麗說。「現在我都不覺得自己成熟，寫作的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在寫作的過程中，你要不斷地超越自己。當別人問我你感覺你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的時候，我的回答都是：下一部。」

邵麗開始正式創作的契機是陪女兒來北京上學，她在北京接觸到了一些作家後便開始躍躍欲試了，「我也不會比你們寫得差。」從1999年到2002年的三年時間內，邵麗寫了差不多一百萬字。

從上高中發表第一篇小說開始，上學期間邵麗一直是文學創作的活躍分子。但是畢業以後，她被分配到機關工作，公務員身份讓她對寫小說這件事有了一些顧慮，「上學的時候是文藝青年，但是現在你

公務員寫小說會不會不正經，被別人恥笑？」但她又緊接着說，「但是你這麼多年作為一種熱愛，你是放不下的。你總是感覺到你生活中缺了什麼東西。你上班也好，工作也好，上學也好，所有的東西都滿足不了你。你心中有一種夢想，那個夢想她始終在守着你。」



大家族恩怨情仇——《祈念之樹》的變奏

日本的推理小說中，以大家族的恩怨情仇為背景的不勝枚舉。最著名的或許應首推橫溝正史1950年的《犬神家一族》，作品屬名偵探金田一耕作麾下的一系列之一，講述犬神家一族的爭產故事，因為犬神佐兵衛在府邸中結束傳奇一生，結果在金田一的見證下，在一眾後人前披露了遺囑，當中有不少奇怪的設定。首先，既指定把三樣傳家之寶留給孫女野野宮珠世，同時卻限定她必須在三個男孫中（佐清、佐武及佐智）中選一人為女婿才生效，結果就揭開犬神家出現連續殺人事件的謎團來。小說有三個電影版及六個電視劇版本，由此可見在日本當代流行文化中的影響力之鉅。《犬神家一族》絕對是大家族因利益而反目成仇的典型例子，也因為過程峰迴路轉，加上不同人物的勾心鬥角也扣人心弦，於是可說幾成為往後同類型創作的濫觴。

對日本推理小說王者的東野圭吾而言，大家族情仇當然也屬必不可少的探索範疇。隨意一算，前後期都有對

應例子，1991年的《迴廊亭殺人事件》及2016年的《危險維納斯》均屬此範疇下的作品，前者有由常盤貴子演出的電視電影版，後者更是20年新近播放的電視劇（由妻夫木聰及吉高由里子主演），同樣以大家族慣常的主題來切入——前者為復仇，後者同樣為爭產。兩者可說是東野針對大家族題材的本色嘗試處理，其實前者的背景也是由公布遺囑開始，而且也是加入了不相干的第三者在場旁聽為引子，設定上與原型作《犬神家一族》可說血脈相連，只不過《迴廊亭殺人事件》中旁聽者不再是偵探，反過來是別有用心的偽裝易容復仇者（本為死者的私人秘書枝梨子，但她易裝為老婆婆代出席遺囑披露會），結果同樣在相關的酒店內發生連續殺人事件，主要情節可說與《犬神家一族》亦步亦趨，也可看成為東野早期的模仿練習作。

到了2016年的《危險維納斯》，同樣表面上由爭產起，實質上卻是探尋昔日命案真相的故事。由此看來，

在大家族的巨傘下，爭產與復仇好像已涵蓋了所有可能性，難以翻出新意來。此所以東野近作《祈念之樹》（2019），我覺得是一不俗的變奏嘗試。今次

樣有大家族為背景（柳澤集團），但不再是爭產的設定了，而主角玲斗雖然勉強與柳澤集團有微小的血緣牽連關係，不過已絕非金錢利益的角力窠臼，這一點可說是終於走出大家族的傳統布局陰霾。

《祈念之樹》中，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把焦點從大家族的名利上移走，改而放在背後的精神底蘊上。因為一直以來，大家族誘人之處，就是名利上的牽連，於是也由此建構了不同角色的性格，當中不少也是因應對名利的嚮往又或是不上心，從而塑造出相異的角色來。但在《祈念之樹》上，青年玲斗與千舟阿姨所追逐的從一開始已與利益無關，反過來關心的由始至終，都是如何把柳澤家



書評

文：湯禎兆

《祈念之樹》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春天出版社

的精神命脈延續下去——守護神樹供人傳亡靈之音固然乃象徵層面的傳承之意，而捍衛箱根柳澤飯店之戰，就正是化虛為實的現實變化，把柳澤家營商之道的核心價值予人彰顯的表現。簡言之，就是把主角由中央轉移至邊緣（由玲斗這個「閒人」出任，到最後他在集團內也沒有角色可言），而把素材由物質轉移至精神上；更重要的，是大家族恩怨情仇關鍵在「爭」，現在《祈念之樹》的要在「送」，恰好各走一端，另起爐灶。

也應如此，不應只有《犬神家一族》的套路，小說世界千變萬化，那才是教人入迷所在之處。

十書介

日本老舖居酒屋，乾杯！

作者：施清元 (Osullivan)
出版：時報文化



● 施清元

畢業於台大醫學系，因一張CD封面，與一首歌的感召，隻身前往日本至今近八年時間的作者施清元，第一次踏進東京澀谷的富士屋，就被「老舖大眾酒場」這塊強大的磁鐵深深吸住。翻開本書，就彷彿走進深夜食堂，讓你醉的，是氣氛，是老闊的笑容與聲量，是與好友共處的親近時光，是流傳百年的故事與軼事，更是把握當下的人生觀。

成功的反思

作者：邁可·桑德爾
出版：先覺出版



● 邁可·桑德爾

這是一個「贏家」與「輸家」截然劃分的年代，機會與命運，只會眷顧本就幸運的那群人，而「只要努力便能成功」成了天大的謊言。桑德爾細細爬梳這一切的根源，述說菁英才德思想是如何創造出平等的假象，帶領讀者深度思辨——我們究竟該如何定義「成功」，打造一個讓所有人都能擁有幸福與尊嚴的社會，甚至面對疫情的挑戰？他從三大層面提出擲地有聲的討論：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如何建立每一份工作的價值與尊嚴、重新反思成功的意義；並提醒我們保持謙卑、珍惜所有人的付出，積極討論能夠讓社會更公平、更正義的具體作為。這是混亂世局中，我們都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無論在政界、社群或是教室，我們都能夠藉由書中的思辨，一起提升公共利益，讓每一個人都真正擁有尊嚴和幸福。

柯提茲的海

作者：史坦貝克
出版：貓頭鷹出版社



● 史坦貝克

1930年代末，史坦貝克結識了海洋生物學家立克茨。兩人於1940年出發前往柯提茲海（今加利福尼亞灣）進行了為期兩週的生態採集，其間的記錄於1951年出版成這本《柯提茲的海》。除了採集與探索，史坦貝克和立克茨在這趟旅途中也交換了許多關於科學、哲學、還有各種人文觀察的討論與想法。立克茨專注於海岸潮間帶的生態系，這個海河交界的棲息地鹽度大幅變化，在海水漲退下對生物來說是個嚴峻的挑戰，卻因為豐富的營養而成為各類生物兵家必爭之地。對於史坦貝克與立克茨來說，這個生物的修羅場充滿了對人類歷史、政治、倫理道德與社會的隱喻。本書結合小說家與科學家的觀點，帶領讀者——走過這些探索與思考的旅程。史坦貝克後期重要的作品皆深受自然主義風格的影響，而這次探索與交流加上對自然的觀察與思索更形塑了他後半生的寫作與思考。立克茨作為史坦貝克這段時間的精神導師，也成為史坦貝克多部小說作品中的角色原型。《柯提茲的海》作為這次旅程的記錄，讓讀者更加了解史坦貝克寫作巔峰時期的思想啟蒙與靈感來源。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我的第一本日語書

分享一個年代久遠的故事。1999年，還是一名小學生的我酷愛日本卡通片《灌籃高手》，為夢想不懈努力的湘北隊員們深深吸引和鼓舞着我。坐在電視機前看《灌籃高手》是我一天中的頭等大事。可我一直有個遺憾，就是那麼好聽的片頭、片尾曲，我卻一句也聽不懂。於是我和媽媽說，我想學日語。媽媽帶着我找到了當時整個城市唯一一個日語補習班，幫我報了名，我激動地捧着課本回了家。那天晚上姥爺來到我家，拿起擺在桌上的《標準日本語》，不等我將要學日語了這個好消息分享給他，他已經翻開五十音圖讀了起來：a-i-u-e-o。我驚訝地問，姥爺您會唸日語？姥爺平靜地說：我會唸。當年日本人佔領了我們村子，村裏的孩子都要學日語。當時的我想學外語的理由不過是因為喜歡卡通片，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世界上還有一些人學外語，是戰爭年代的迫不得已。而10多歲對歷史還沒有什麼概念的我，聽了姥爺的故事，似乎也對語言文化背後的歷史重量有了些體悟。

文：張晶